

徐悲鴻新傳

(一)

● 王培堯（前國立中央大學教授）

愛畫入骨苦學苦習

近代中國畫壇名人徐悲鴻、黃君璧、張大千（愛）溥儒（心齋）被稱譽為四大畫家，有東（江蘇）徐，南（廣東）黃，西（四川）張，北（北平）溥之說。徐悲鴻為四大家之首。

徐悲鴻（一八九五—一九五三）生於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民國前十七（一八九五）年七月十九日，徐家住在江蘇宜興祀亭橋，是一個只有幾畝薄田的農家，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六日，因腦溢血在北京醫院逝世，年五十八歲，是四大畫家中壽命最短的一位。

藝術家大多有個性，徐悲鴻的個性尤為獨特，他處世總是「獨特偏見，一意孤行」，任何事以「自我」為中心，愛畫入骨，苦學苦習，奮鬥有成，成為一代大師，這是他成功的地方。但是在個性方面，則表現固執，不理俗務。原名叫「壽康」，是個表示吉利的名字，他偏要改為淒楚的「悲鴻」；服父喪時，白布鞋裏穿一雙紅襪子，使年長者議論紛紛；在感情方面更是敢愛多變，因此他的幾次婚姻大多不幸，一直沒有一個安

定的家，身體調養不好，未享高壽，應是主要原因。

徐悲鴻能成為畫壇名家，和遺傳及生活環境有密切的關係。他的父親徐達章雖然務農為業，從小就放情山水、醉心書畫，農閒時期賣畫鬻字，在地方上是有名的畫家和詩人。悲鴻六歲時父親教他識字讀書，七歲學寫字，到九歲時，已讀完四書、詩經、易經、禮記和左傳。

徐達章發覺悲鴻的個性有些固執古怪，對一般童玩興趣不高，惟獨偏愛繪畫，於是開始教他臨摹人物，每天要臨摹吳友如的人物畫一幅。十歲又教他染色，因為有繪畫的天才和濃厚的興趣，進步很快。徐達章對他讀書習畫，督促很嚴，常在讀書之餘，教他觀察自然，選景取物，細心摹擬。

鬻字賣畫為求生活

十三、四歲時，家鄉發生重大天災，水患連連，農作物沒有收成，家無存糧，家中人口眾多，生活發生困難，便隨父親到外地找生活，輾轉在臨近各地鬻字賣畫，協助他父親到各地廟宇畫

像，賺錢寄回家去，養活母親、兩個弟弟和三個妹妹。

十九歲那年，正當他以堅強的信心奔向前程的時候，指導他讀書作畫的父親，因病逝世，刺激了他心志的成長，毅然挑起一家生活的重擔。他為了隨時提醒自己，在貧苦悲痛的環境中，更要堅忍地振翼翱翔，勇敢挺進，將他原來的名字「壽康」改為「悲鴻」。許多人都覺得他這一改，改得很怪，從此他的一生也就悲多吉少，尤其是他的感情生活，迭起波瀾，悲劇收場。

為了負擔一家的生活，他一連接受了三所學校的聘書，在宜興的女子師範及和橋鎮的彭城中學與始齊女中，教圖畫課，從宜興到和橋鎮三十華里，有船隻往來，他一心省錢，鍛鍊體魄，磨鍊毅力，不怕吃苦，總是黎明即起，趕三十里路去上課，教完又連跑帶走的趕回家，他除了工作賺錢就是專心自修習畫，很少和同事往來，被大家看做很特殊的「怪人」。

這樣過了一年多，認為長此下去，很難出頭，想再到上海去闖天下。十七歲時由於不滿父母安排的婚姻，離家出走，到「上海圖畫美術院」

學習短時間的西畫。但是這回他把這心事告訴宜興女子中學國文教師張祖芬，張祖芬頗能識人，也時常鼓勵他，對於徐悲鴻的才氣、志氣、刻苦的毅力都很欣賞，認為必成大器，於是對他說：「老弟年輕有為，不宜老待在這裏。以前知道你賣命的工作養家活口，不便勸你遠行，現在你已下定決心上進，前途不可限量，希望你珍重自愛。」

到上海去圖謀發展

臨行張祖芬老先生送他一部「韓昌黎全集」，愛勉有加，語重心長的對他說：「做人不可以沒有傲骨，但不能有傲氣。」這兩句話，令他終生難忘。

這一次到上海，不讓家裏的人知道，他走前特意去看一位童年舊友，相知頗深的朱了洲，因為朱了洲不久也要到上海務本女校去教體育，除了互約見面之外，最主要的是徐悲鴻要朱了洲守密。朱了洲是誰？就是在台灣大學任教到八十歲才退休的體育教授朱重明，他和汪清澄教授曾共事五年，他的學生很多，頗有權威。朱重明的最後一位太太是鼎鼎大名，抗戰初期在上海游泳渡蘇州河，為四行倉庫守軍八百壯士送國旗的女童軍楊惠敏。

(一) 傳新鴻悲徐

徐悲鴻為了隱瞞家人親友，暫時改名換姓叫「黃扶」，朱重明開玩笑的向他說：「黃先生，將來你看中那家的姑娘，是不是也要我代你保密？」說罷，兩人哈哈大笑。一九一七年（民國六年）徐悲鴻和已訂婚的蔣碧微小姐私奔到日本同

居，就是朱重明和康有為設計的。在當時的社會風氣看來，這是違反禮教，背叛家庭，非常嚴重的不當行為。

一九一五年徐悲鴻二十歲，再度到了上海，多次謀職不成，肌寒交迫，窮愁潦倒，他想起張祖芬對他的臨別贈言，「做人不可以沒有傲骨」經冷靜思考，如何振作起來。他先向朋友告貸，暫解燃眉之急，又遇同鄉法德生，了解他的處境，邀約幾個朋友做一份義會，幫助他的旅費，打算去北京投靠故舊，再作打算。

巧遇貴人專心習畫

在旅館裏收拾行裝，準備第二天下午搭船北上，巧遇上海富商黃震之到旅館訪朋友，看到徐悲鴻的畫，大家讚賞，互相交談，竟一見如故，堅留他在上海，於是衣食無缺，每天在黃震之的「暇餘總會」斗室刻苦作畫，並努力研習法文、德文，向周湘、高劍父等請教。豈料好景不長，不久黃震之因商場失意，不能繼續幫助他，時值歲末年關，生活又陷苦境，有時整天只吃一個飯糰果腹，過着煮「畫」療肌的生活，他仍整天埋頭動筆，不改心志。

二十一歲考取了震旦大學，專攻法文。因為先收到一筆從前為人作畫的酬勞，後來又有幾個學生向他學畫，每個月有固定的學費收入，還有偶然的計酬的畫作，生活較為安定。可是由於他不善理財，也處理不好自己的生活，經常透支費用，習畫學生休學停繳學費，入不敷出一時生活又困難起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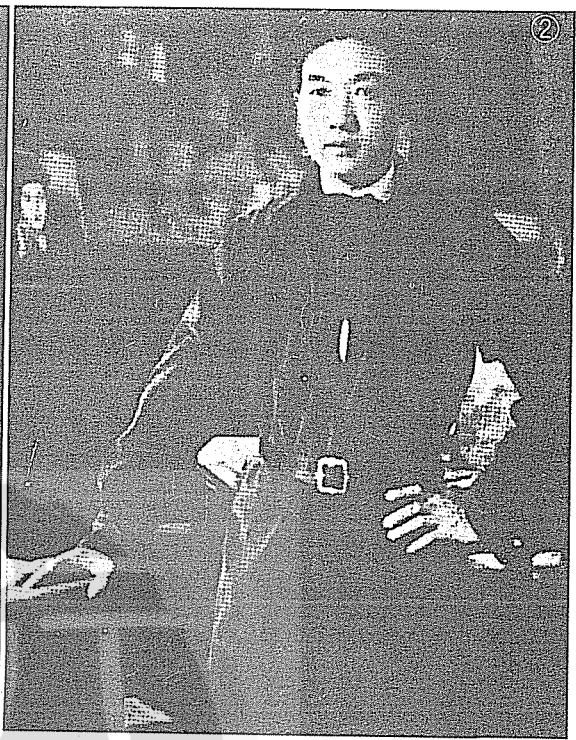
正想如何解除困境，無意間看到報上一則廣告，說哈同花園要徵求倉頡畫像。徐悲鴻根據考證，畫了一張六隻眼睛的倉頡像去應徵，結果獲得錄取。

哈同花園的主人是猶太人哈同，哈同初到上海時窮困潦倒，給人家當門房，後來娶了上海灘從良的妓女，從此時來運轉，平步青雲，在總管姬覺彌的經營下，成為上海頗負盛名的地皮大王，又以他的雄厚財力，成立私人機構。先後創辦了倉聖明智大學，廣倉學會。出版廣倉學會編輯的金石、考古著作，深受各界重視。同時又邀請名流學者公開講學，對當時上海的文化活動，具有很大的影響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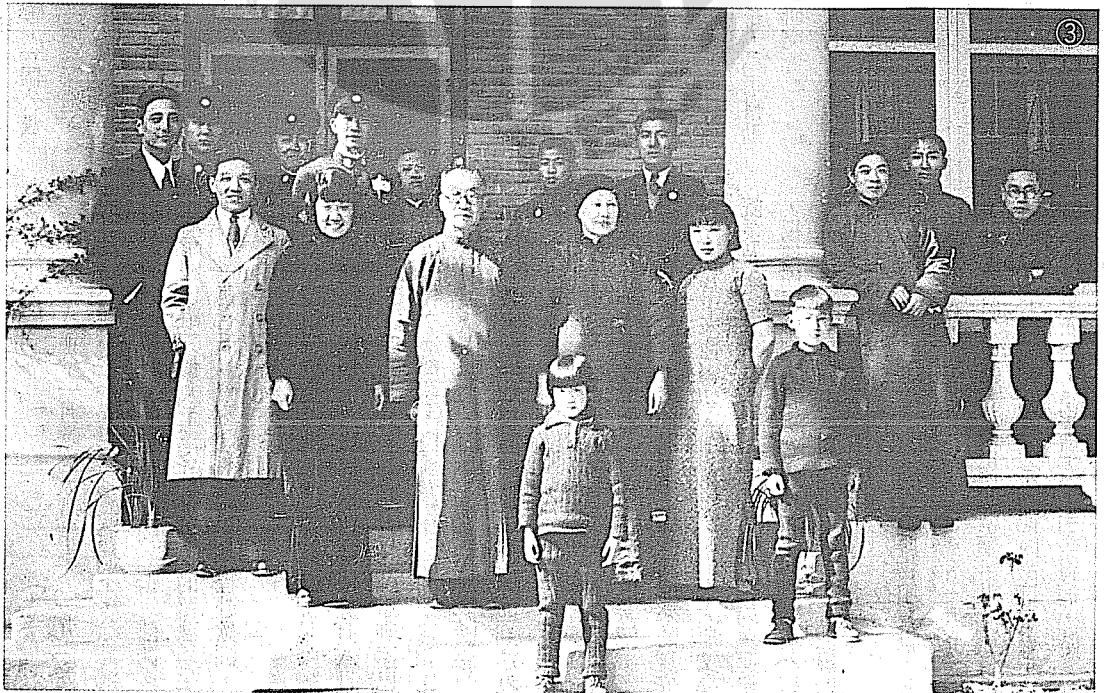
哈同花園的總管姬覺彌見到徐悲鴻大加讚賞，誇獎他年輕有為，筆下人物生動，畫倉頡人像還想到考據求證，十分難得。兩人相談，非常投機，一見如故。姬覺彌請徐悲鴻長期為哈同花園繪畫，徐悲鴻求之不得，當然很高興地立即答應，當場姬覺彌就付了一筆畫倉頡像的酬金。

帶蔣碧微私奔日本

徐悲鴻搬進哈同花園後，日夜辛勤繪畫。姬覺彌看到他很有志氣，也很努力，表示願盡力幫助他。透過姬覺彌的推介，認識了不少名人權貴。這時百日維新的首腦康有為，詩人廉南湖、國學根底深厚的王國維、陳三立、沈叔美等，都與他結了緣。尤其是康有為飽讀詩書，名氣響亮，熱心獎掖後進。徐悲鴻被康有為收為入室弟子，更有機會飽覽康有為收藏的書畫碑帖精品，其中



①江南才女，徐悲鴻夫人蔣碧微民國十年在柏林。
 ②畫壇怪傑徐悲鴻民19年穿工作服作畫時留影。
 ③前排左起蔣碧微、蔣父、蔣母，前左徐麗麗，右徐伯陽，民26年在南京合影。



有大量的西洋畫，他聽康有為周遊世界論畫的精髓見解；更薦介書法大家沈曾植與徐悲鴻認識，有衆多名家指點，勤臨徑石峪、龔龍顏、張猛龍、石門銘等名碑，使他在國學、書法與繪畫上更為精進，也奠下了留學歐洲的決心。

一九一七年五月徐悲鴻得到姬覺彌、康有為等的鼓勵和幫助，準備去歐洲留學，但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，往法國的船隻停航，康有為建議他先到日本，因日本畫壇已漸脫積習，師法自然，以求博麗繁鬱，值得前去觀摩，同時也照朱重明出的點子，帶着互相戀慕的十八歲少女蔣碧微私奔日本，以現代化的名詞來說，叫做旅行結婚。然而在當時風氣保守的社會中，這一戲劇性的故事，卻轟動一時。

在日本半年，徐悲鴻所帶的旅費即將用完，只好決定回國。蔣碧微在日本時為使理智與情感平衡，修養柔和的個性，多方努力，尋求自我成長，學習「池坊流」的插花藝術。徐悲鴻則一天到晚逛書店，買了很多貴重的書和畫，帶去的數千元，花掉很多，致使生活將發生問題，於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，帶着裝滿書畫的大小箱子與複雜的感情和矛盾，從東京回到上海。

欣賞歷代書法繪畫

為了實現留學的心願，康有為建議他先去北平一趟，爭取官費留學，將來在歐洲的生活可以寬裕些。康有為並介紹他在北平大名鼎鼎的大弟子羅廔公協助，羅廔公和樊樊山、易實甫同為當時北平的三天名士，在政教兩界說話都很有力量。

羅廔公介紹徐悲鴻見教育總長傅增湘，傅增湘看了羅廔公的信，很爽快的就答應給了一個公費名額。說好歐洲戰爭結束，就讓他去法國深造。

徐悲鴻在北平賦閑，便利用機會仔仔細細地去遊覽故宮，欣賞歷代書法繪畫。每天晚上，羅廔公都邀他去看戲，當時名伶梅蘭芳正排演一齣新戲「天女散花」，十分轟動。羅廔公喜歡捧伶人，錦上添花請徐悲鴻畫張梅蘭芳的「天女散花圖」，圖中服飾用天女散花的戲裝，花了好幾天功夫畫好，這是一幅立軸，長約四尺，畫中的梅蘭芳看來更加迷人，羅廔公十分讚賞，題了一首七絕詩：

後人欲識梅郎面，無術靈方可駐顏；
不有徐生傳妙筆，焉知天女在人間。

住在北平期間，徐悲鴻和蔣碧微雖然精神很自在，但是生活費用一直非常窘困，這情形被合租房子的學人華林看出來，華林熱心助人，主動推介徐悲鴻去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。

蔡元培是革命元老，真正的讀書人，也是熱心培植人才的長者，北大沒有藝術系，為了幫助徐悲鴻，專為他設立了一個「書法研究會」，請他擔任導師，因為這層關係認識北大的許多教授和學生，結識了李石曾、羅家倫、顧孟餘、狄膺等名流學者。

藝術救國赴歐取經

在看過許多西洋畫和中國畫之後，徐悲鴻對中國傳統文人式的美學產生疑惑，積極想出現振興之道，他提出「作品必須憑寫實」的主張，正和

蔡元培的思想「美育及美學覺醒運動」一致，兩人意見十分投合。

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歐洲大戰結束，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日，在「五四運動」漩渦下，徐悲鴻帶着蔣碧微，懷着「藝術救國」的心情，離開多難的祖國，跟其他九十三名勤工儉學的留法學生，擠上一艘七千多噸的日本輪船，啟程赴歐洲，求取改良中國藝術積弊的方策。

當年還沒有航空客運，坐輪船到歐洲是唯一快捷的途徑，他們三月底自上海出發，五月八日到倫敦，花了四十九天，五月十日才轉車到達巴黎。以現代交通發達，民航空運快捷的情形相比，早已遊遍歐洲回來，而那時卻要在波濤險惡的大洋中，載沉載浮地經過一個半月，才能到達歐洲，實在太辛苦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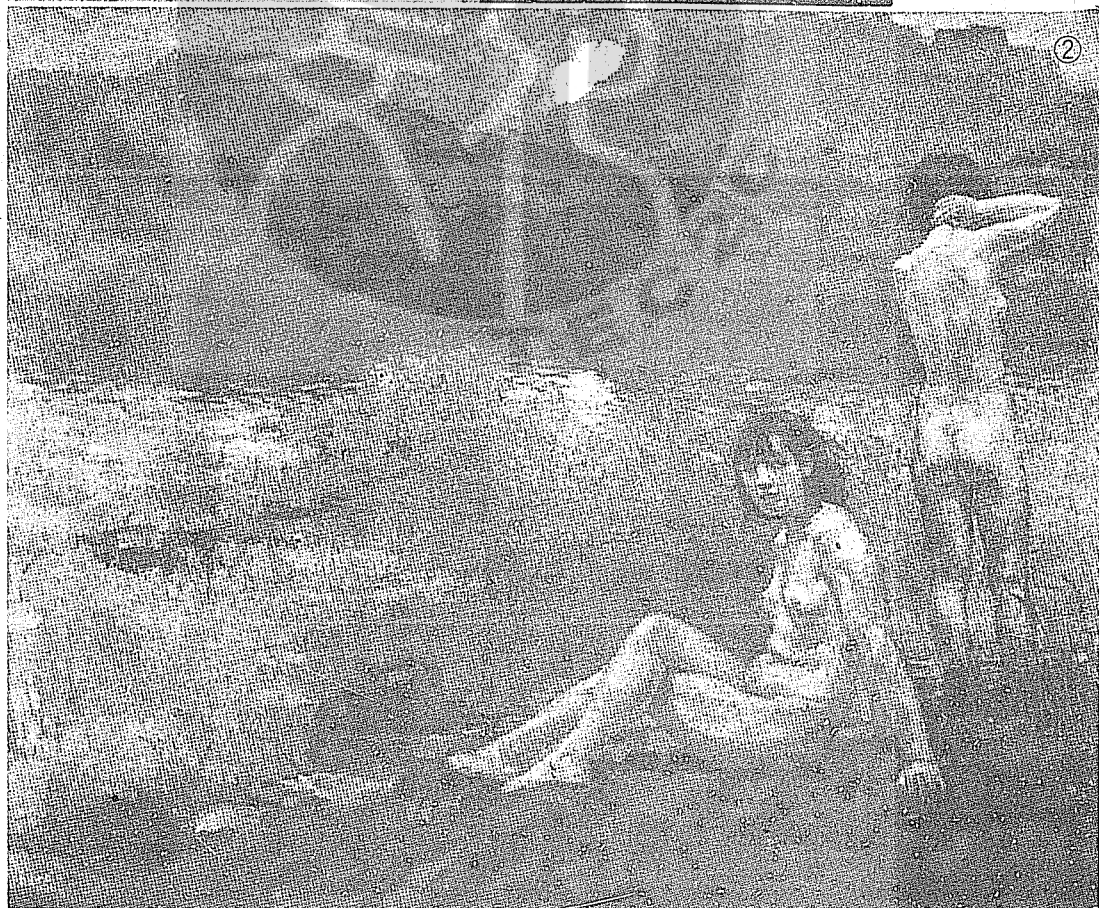
到巴黎後，由留法前輩吳稚暉、李石曾等在巴黎設的「法華教育會」照料安置，這時認識了劉大悲、謝壽康、蘇希洵等，也和同船來的夏安修、沈宜甲來往密切。謝壽康做過中央大學文學院長及中國駐教廷大使，一九六〇年羅馬奧運會，楊傳廣為中國人首次在奧運會上奪得獎牌（銀牌），謝壽康和駐義大利大使于煥吉，都在現場加油打氣。

徐悲鴻在巴黎每天都到各處博物館看畫，入徐梁書院進修，又剛好碰上法國一年一度的全國美展，展出了法國藝術創作的精華，琳瑯滿目，美不勝收，看一天也看不完，他因留連忘返，在回寓所途中遇雨，受了風寒，引發胃病，時常嘔吐，消化不良，兩年後到德國吃了糖薑，才漸漸



①徐悲鴻作畫時留影。

②徐悲鴻一九三五年名作「湖畔」。



好轉。蔣碧微則因空閒時間很多，埋頭勤習法文，她住巴黎九年多，曾入學進修，通過法文程度的甄試，所以後來在抗日戰爭時期，曾被復旦大學聘為法文教授。

名師指點畫藝精進

一九一九年冬天，在瑞士洛桑學音樂的楊仲子，是金石書法家，娶了一位瑞士女郎，一再寫信邀請徐悲鴻夫婦去瑞士遊歷盤桓了半年，過得十分愉快。一九二〇年春天，回到巴黎，徐悲鴻進入法國國立最高藝術學校，廢寢忘食的潛心學習，有空又去敘里昂研究所畫模特兒，到塞納河邊的書市瀏覽搜求古版、印畫的精品。

法國國立最高藝術學校，設備完善，環境美好，名師薈萃，有許多外國學生，不過要成為正式生，必須經過理論科目如解剖、透視、美術史等考試及格，才能結業，而徐悲鴻是當時中國學生中，唯一通過理論考試的一員。

由於他既有學術的根柢，以及辛勤的努力，很快的完成素描和畫模特兒兩大階段。學校設有許多大畫室，每一間大畫室都聘有當代著名畫家教畫，他對佛拉孟極為崇拜，便選擇到佛拉孟畫室學習。另外又登門拜訪當代法國大畫家達昂（Dayan），獲得青睞，被收為入室弟子。

由於達昂的關係，徐悲鴻又結識了法國的雕塑家鄧甫脫（Dampé），和曾任法國國家藝術學校的校長貝奈爾，並都和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。他的繪畫也因此大有進步。

一九二二年暑假到德國旅遊，會見了兩江總

督張人駿的四公子張允愷，得到不少幫助。張人駿號季才，當時是我國駐德公使館一等秘書，非常好客，因此又認識了朱家驊（驥先）、黃伯樵、孟心如、黃膺白、胡世澤、譚伯羽、沈怡、楊公庶、楊公哲等人。這時和俞大維、陳寅恪、陳登恪也常相聚，交遊面更廣。不過徐悲鴻並未懈怠他對繪畫的學習，他到柏林藝術學院向院長普請教，又觀摩了許多藝術館珍藏的名畫，雖則胃病加劇，仍然堅持每天繪畫十小時左右，經常去柏林動物園畫獅子，並臨摹林布蘭的作品。

入天狗會鬧三角戀

照原來的計畫，他們祇在德國旅遊兩三個月，可是因為國內直奉戰爭爆發，留學生官費停發，戰後的德國，人心不安，物價飛漲，一方面占了通貨膨脹兌換幣值的便宜，再方面也得到張人駿公使的援手，因此在柏林訪問了二十個月，搜購了許多以前不敢嚮往的原畫和典籍，使他這次德國之旅，收穫甚為豐碩。

一九二三年春天，正在費用不繼，日處愁城的時候，忽然接到我駐法國大使館的通知，說教育部補匯的官費已到，要他去領，他趁此趕快還清向朋友借的款，同蔣碧微回到巴黎，繼續求學。

不久張道藩、劉紀文、邵詢美由倫敦來到巴黎，成為「天狗會」的新秀。「天狗會」是中國旅法人士不甘寂寞於一九二二年八月在巴黎成立的，原來是沒有什麼目的，純粹為了好玩，後來大家一認真，經常有聚會，於是成為留歐學生聯絡的重要組織。

徐悲鴻回巴黎後，「天狗會」組織擴大，經會友公推謝壽康為老大，徐悲鴻是老二，張道藩為老三，邵詢美為老四，軍師為孫佩蒼，郭有守派在「天狗會行走」，江小鶻為專使，只有蔣碧微是女性，被戲稱為「壓寨夫人」。

可是誰也沒有料到，因為有這個組織，張道藩和蔣碧微經常見面，兩人竟產生無限的愛慕，日後更演變作傳誦一時纏綿悱惻的生死戀情，由法國回到中國大陸，再由大陸來到台灣，牽手十年直到一九五九年蔣碧微耳順（六十歲）之年，才和張道藩分手。

張道藩自一九四九年來台灣，曾任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、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、中華日報董事長，並創立中國文藝協會及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。一九五二年當選為立法院長，任職九年，直到一九六一年因健康欠佳辭職，一九六八年逝世，享年七十二歲。

蔣碧微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，因腦溢血病逝台北中心診所，享年七十九歲。

強調寫實注重素描

在留學法國期間的幾年，因為官費時斷時續，上海哈同花園總管姬駕彌答應按月匯款三百元給他的承諾，從未兌現，使徐悲鴻留學生活十分困苦，經常舉債度日，為了討生活，徐悲鴻曾在出版社畫小說插圖，蔣碧微則到巴黎羅浮百貨公司做臨時綉工。但是不管生活如何貧困，徐悲鴻的畫志永遠不變。一九二三年五月，也畫了一幅

① 徐悲鴻一九二六年自畫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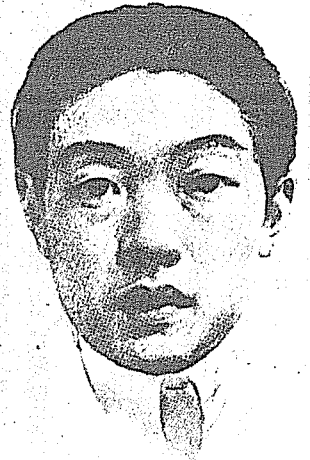
像。

② 女人體背部素描（一九二四作）。

二四作）。

③ 女人體素描（一九二八作）。

作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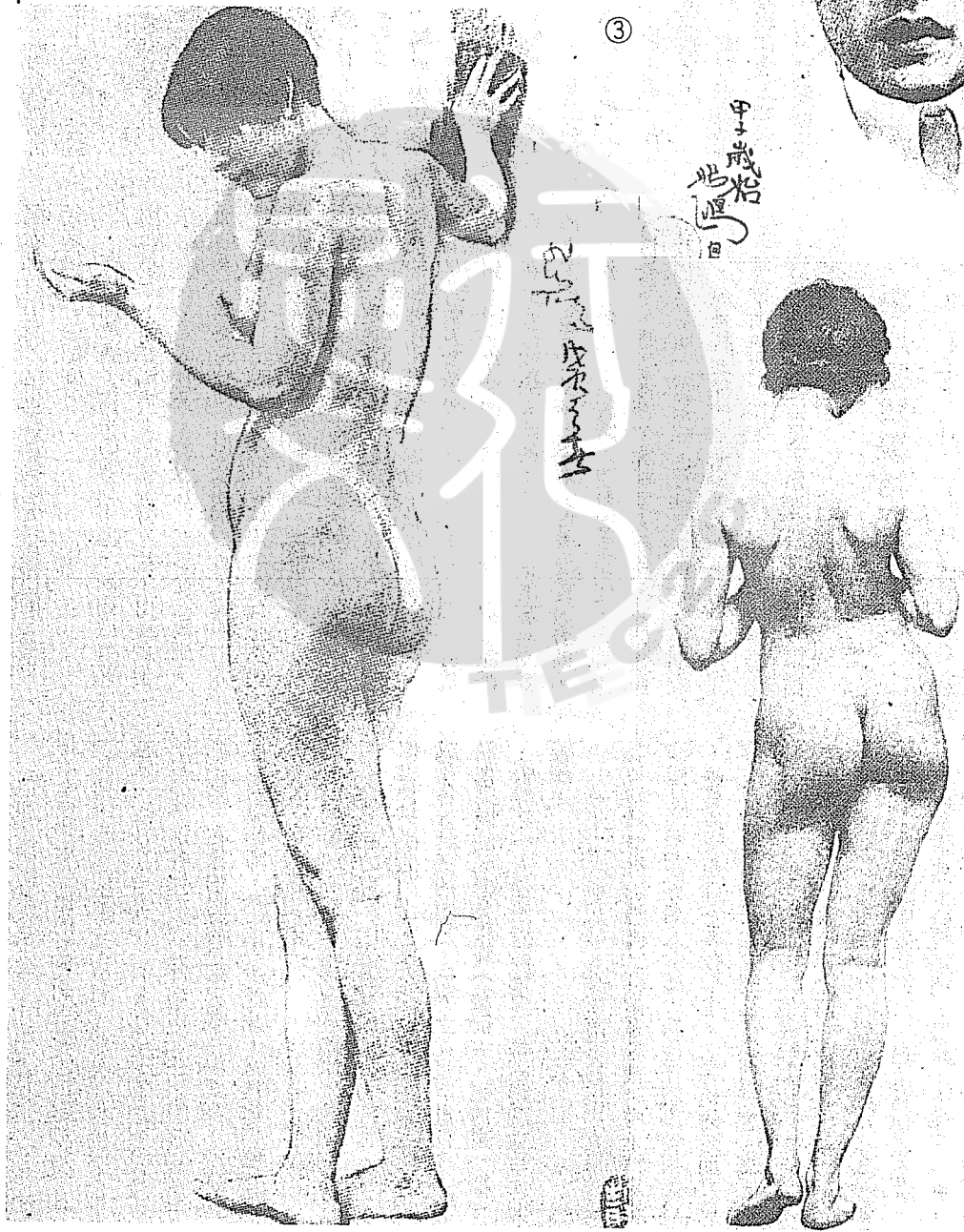


③

甲子歲始
悲鴻

一九二八年
徐悲鴻

②



「老婦」，首次入選了法國國家展覽會。

他又畫了一張木炭畫的自畫像，題了勉勵自己的話在上面，表示將在歷史上留下紀錄，他這樣寫道：

後天困厄堅吾願，貧病技荒力不窮；
仗汝毛錐穎銳利，千年來觀此哀鴻。

徐悲鴻在歐洲接受名師指點，廣泛接觸各派藝術的衝擊，對於繪畫有了獨特的看法，他認為：「畫的目的，惟妙惟肖。妙屬於美，肖屬於藝；所以作畫必須憑寫實，才能惟肖。待心手相應的時候。或無憑寫實而下筆，也不會違背真實景象，多能以渾和生動逸雅的神致，構成造化偶然一現的新景象，而至惟妙。」

徐悲鴻完全傾向於寫實主義，把握機會努力地練習素描及寫生，也學習油畫。他所崇拜學習的老師，都是當時正統的學院派畫家，素描強調臨摹精準，他的油畫也以寫實及古典主義為主，對於印象派、野獸派、抽象畫、主體主義、超現實主義、達達主義等潮流，都近而遠之。

古典主義注重描繪經史題材，寫實主義是描繪眼中所見的真實事物，惟兩者與印象派相較，都同樣具有準確的素描，可是明暗及色彩的處理卻與印象派不一樣。

為求生活兩赴星洲

徐悲鴻在巴黎經常到美術館中去臨畫，當時美術館所掛的多是自古以來的文明遺跡，及學院派的油畫。印象派的作品雖已被重視，但仍不像現在成爲美術館中的焦點及寵兒。所以徐悲鴻決

定將堅實的素描寫生基礎，及古典和寫實的美學觀念帶回中國。這也正符合蔡元培提出的「美育代宗教說」的認知。

在歐洲熬過了六年的取經生涯，國內政局又動盪不安，徐悲鴻爲了賺錢維持生活，由黃孟圭介紹給其二弟黃曼士，於一九二五年從巴黎到新加坡爲一些僑領畫像，但是他卻把爲人畫像的潤資法幣六七千元，大部分用來購買了金石書畫，九個月後回到巴黎已所剩無幾。僅苦撐了十個月，生活又陷於山窮水盡的地步，於是於一九二七年四月，得到中法大學教務長李聖章的幫助，再度前往新加坡，爲僑領畫像，賺取畫酬。

蔣碧微因懷孕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，由法國回到上海。徐悲鴻也由新加坡回國，與全家團聚。在上海徐悲鴻夫婦的生活，得他的忘年交黃震之富商的幫忙不少，後來又有黃徹實的濟助。

徐悲鴻在十七歲時，隻身離家出走，先到上海闖天下，爲了保密，躲避家人尋找，曾隨隨便便取個名字叫「黃扶」，後來果然與姓黃的朋友有緣，總是扶助他的上進發展。在上海黃震之先後大力幫助過他，後來又認識新加坡富商黃孟圭、黃曼士昆仲，更助長了徐悲鴻藝事的發展，這是巧合，更是奇遇。

學成歸國爭相延攬

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，蔣碧微在上海生了個兒子，取名伯陽。這應該算是徐悲鴻的次子，因爲他十七歲時曾奉父母之命和一個陌生的女子結婚，十八歲時生了一子名吉生，到七歲時

夭亡，首任夫人也不久逝世。

他和蔣碧微結合十年，才生下這個兒子，不但給全家帶來無比的歡樂和興奮，朋友們也爲他們高興，紛紛前來送禮道賀，並且認爲應該大事慶祝。現住在台北已一百零四歲身體還很健康，經常能參加各種活動的郎靜山先生，當時已是名攝影家，在徐伯陽滿月那天舉行湯餅宴，特別擔任義務攝影師，拍了不少照片，又送徐伯陽一個金鎖片，表示祝賀。

以佈道的心情從歐洲留學歸來，徐悲鴻是一位聲譽鵲起的畫家，身體健康，精力充沛。像一位精神抖擻的鬥士，站在康莊大道的起點，立即成爲各方延攬的寵兒。初到上海世界社的李石曾請他爲開國元老吳稚暉（敬恆）、張溥泉（繼）、張靜江（人傑）夫婦畫像，每幅得到兩百元的報酬。

一九二八年五月，設在南京的中央大學校長張乃燕聘請徐悲鴻擔任藝術系教授。在上海組織南國社的戲劇界名人田漢，請他任戲劇美術指導，並爲他開闢畫室教授學生。七月他的老朋友黃孟圭，在福建省任教育廳長，熱情好客，忠愛國家，請他去畫大幅油畫，他在福州逗留兩個月，完成了有名的「蔡公時濟南被難圖」，並以神來之筆，畫了一張甜甜胖胖睡態可愛的次子徐伯陽的素描。這幅畫曾展覽多次，已成爲傳世名作。

蔡公時烈士祖籍福州，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年）任蔣介石總司令率領的北伐軍外交特派員，北伐軍攻克濟南後，日本軍閥竟橫加干涉，蔡公時前往交涉，指責日閥無理取鬧，並要求他們

退出我國界，日軍不尊重國際公約，將蔡公時雙手綑綁，挖掉眼睛，又割掉舌頭，蔡公時壯烈為國犧牲，釀成近代史上的「五三慘案」。蔡公時逝世時，年僅四十六歲。

新屋建成取名危巢

徐悲鴻一筆一畫勾出蔡公時忠勇兩全，視死如歸的精神，使蔡公時復活在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心目中，以供後人瞻仰崇拜，巨幅大作完成後，贏得一致的讚賞，名師名作，功力不凡，凡看過那幅巨畫的人，都會被激起一股忠義之情，這幅畫既有歷史價值又深具教育意義。

一九二八年九月徐悲鴻由福州回上海，福建教育廳送他三千元的潤資，償清了積欠的債務，此時北平大學藝術學院送來聘書，請他擔任院長，他到了北平只做了三個月，學校發生風潮，他便辭職南回，繼續在中央大學藝術系任教，一九二九年五月搬往南京，整天埋頭作畫，十一月二十一日長女麗麗在南京誕生。

一向愛護徐悲鴻的吳稚暉，覺得他的住處丹鳳街學校宿舍不夠寬敞，他必需有一間工作室，於是發起募款建屋，承鈕永建、李石曾、黃膺白等的熱心幫忙，在傅厚崗建造了兩層樓的新居，書室長三丈，寬二丈五尺，高一丈六尺，完全依照繪畫時的需要而設計，同時還有廣大的庭園，種植各種花卉樹木，點綴得蒼翠鬱鬱，姹紫嫣紅。但是他的憂患意識很強烈，把這座新居命名為「危巢」。事實上沒有住進去，感情生活已不平靜，住進去以後更是波瀾迭起，他與蔣碧微的婚

姻生活便逐漸走向破裂，很難有一天安逸的日子。

儘管感情生活波折不斷，對於繪畫的投入則非常用心，他融會中西、貫聯古今，創造了獨特的繪畫風格，在南京任教四、五年中，曾到蘇州美專，天津南開大學講學，與顏文良在南京舉行聯合畫展，到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舉行個人畫展（一九三二年三十六歲），並不斷發表他的繪畫理論。一九二九年四月在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會「美展匯刊」上，連續發表「惑」、「惑之不解」和徐志摩展開論戰。在繪畫方面又完成了油畫「田橫五百士」、「徯我后」、「九方皋」第七稿等名作，徐悲鴻的聲名遠播，如日中天。

赴歐展畫轟動國際

一九三三年徐悲鴻前往巴黎舉行中國近代繪畫展覽，將中國近代名家的繪畫，順便帶到歐洲各國巡迴展出。

這件事是由李石曾發起，並由徐悲鴻奔走全國各地，備款搜購名家精品，然後再運到歐洲展覽。這時徐悲鴻正和孫韻君（孫多慈）鬧師生戀，蔣碧微爲了挽回他的心也跟著一起去，同行的還有張溥泉的女兒張瑛和兒子張琨，他們是去法國唸書的，一行共四人。

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二日，帶了六百多幅中國近代名家繪畫，在上海搭乘法國輪船博多士號啟程，張溥泉夫婦、褚民誼、盛成夫婦和許多親友前往碼頭歡送。航行三十五天，二月底才到巴黎。由劉大悲、張鳳舉籌劃，李石曾及我國駐法

公使顧維鈞的支持，教育司次長錢恩熙又揭發青忙，在巴黎成立了一個「中國近代繪畫展覽室」，法國政府聞聲而來，一下子買了十二張畫，使活動經費更爲充裕。

五月十日中國繪畫展覽會在巴黎舉行，由顧維鈞公使夫人，主持揭幕，中國現代美術第一次介紹給法國人，而且都是精品，其中徐悲鴻的作品甚多，也最爲醒目，因此造成轟動。報章雜誌都以巨大的篇幅加以報導，推崇備至，評論極佳。

揭幕典禮時，法國教育部長與外交部長雙雙到場剪綵，各界人士三千多人前來祝賀，成爲巴黎藝壇一大盛事。展覽期間觀衆達三萬人以上，展覽目錄加印了三版，報章雜誌上發表的評論達三百多篇；此外英國、德國、義大利、美國、西班牙、比利時等國的報紙刊物上，也都有介紹及評論。

由於這次展覽，使得外國人有機會一睹中國近代繪畫的風貌，不僅是歐洲爲之震撼，亦且使美洲爲之嚮往不已。

展覽會結束後，法國政府在他們國立外國美術館裏，闢了一個專室，將購藏的大批中國繪畫長年陳列，供更多的人觀賞，這些作品除徐悲鴻的較多而外，包括張大千、齊白石、高奇峯、王一亭、陳樹人、汪亞塵、呂鳳子、張書旂、鄭曼青、經子淵等人的力作，這樣受到歡迎尊重的情形，在巴黎國家級藝術界中，可謂空前。

拜訪名師臨摹名畫

由常玉、沈宜甲的協助又轉往比利時，在京布魯塞爾舉辦了展覽會，然後又去英國。到倫敦是爲了臨摹一張西班牙畫家佛拉斯蓋司所畫的「維納斯與鏡」這幅名畫，徐悲鴻臨摹了十天才完成。又到博物館臨畫，買了許多藝術典籍，拜

訪英國著名水彩畫家戈納。這位已逾「耳順」之年的老畫家，也很喜歡年輕貌美的小姐，不顧兒女的反對，正娶了一名綺年玉貌的模特兒爲繼室。接着到海牙，參觀荷蘭大畫家倫勃朗的畫。



民國三十七（一九四八）年徐悲鴻（右一）與齊白石（左）在北平合影。

又去國際法庭拜會法學家王寵惠。

義大利國立米蘭博物館館長，得悉徐悲鴻的大名，特別邀請去米蘭辦畫展，在這個愛好藝術的國家，也獲得盛大的成功，前來欣賞中國近代繪畫的觀衆，絡繹不絕，報章雜誌，佳評如潮。徐悲鴻藉此暢遊義國，去威尼斯參觀國立博物院，到佛洛倫斯欣賞在世界藝壇有舉足輕重的「佛洛倫斯畫派」的傑作。

轉回羅馬，又觀賞了許多不朽名畫，其中包括達文西所繪的「最後的晚餐」；米開朗基羅的「最後的審判」。

在雕塑博物館欣賞到「維納斯塑像」，其胴體線條之美，使他深爲讚嘆！

一九三四年到德國柏林舉行畫展，是由德籍友人李田丹大力協助促成。李田丹早年到過中國，和法國籍太太在哈爾濱結婚，爲人慷慨熱心，愛中國，也愛中國人，後來申請歸化了中國國籍。

受好友孫佩昌的請託，去了法蘭克福博物館，臨摹一張十七世紀荷蘭畫家倫勃朗畫的「參孫與大莉拉」的名畫。因爲天氣不好，博物館內光線不足，徐悲鴻臨這幅畫很費時日，足足花費了十多天。法蘭克福當時設有一所中國學院，是德國人研究中國學術的中心，他的老友丁文淵在那裏任教，代爲在一位德國富孀家裏找到一個短期住處。

這位富孀聽說徐悲鴻是國際聞名的畫家，於是懇懇對待，並且聲明一切免費招待。（未完待

續）